

思想与笔墨——“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探讨中国画发展

■ 高素娜

6月23日至12月3日,由武汉美术馆主办的“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在武汉美术馆举办,共涵盖“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承:以书入画的承上启下(苦铁金石、亘贯书画——吴昌硕作品展)”“转:笔墨与都市”“合:融汇与变通”4个单元展,“积墨成章:武汉美术馆馆藏湖北水墨作品展”“历史的视角:‘大河寻源’文献展”两个平行展,以及“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辨”论坛和相关公教活动,整个双年展历时近半年之久。“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主题和任务是重新开启讨论与反思中国水墨艺术实践的契机,对不同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重新呈现水墨自身的本体论意义。日前,记者专访了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以期对水墨艺术及此次双年展进一步展开探讨。

以“墨攻”寻求中国画破局之法

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艺术界与社会机构就“如何举办双年展”不断进行反思和讨论,对双年展展览机制本身也出现了各种争论。“双年展”本是时间概念,即意大利语“每隔一年”之意,最早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诞生于1895年,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经过百余年发展,双年展机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运行的固定模式,但这种模式既有自身的优点,也被诟病有时不能迅速反应与反馈当下急剧变化的艺术现场和艺术生态。“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在此时面对反思应运而生,在展览策划和作品呈现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从沈周到傅抱石再到今天的艺术创作,立轴、手卷、册页、扇面等数百件作品跨越15世纪至20世纪的500年时光,呈现了中国绘画的多元面貌。

问:近年来,随着国内各类双年展的此起彼伏,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双年展最多的国家。武汉美术馆在今年推出“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出发点和任务是什么?

樊枫:武汉美术馆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水墨展览品牌,策划“双年展”是希望对水墨问题能够进一步梳理和积累。我们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艺术考察发现,中国的水墨艺术在世界上是特征最显著、最具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对世界艺术的贡献巨大,因此,我们想进一步将水墨艺术向外辐射。武汉美术馆早在2010年即开始举办“水墨文章”系列展览,至今已做了4回,分为“写意精神”“笔法维度”“文脉创化”“色界万象”4个主题,这是对水墨研究的初步探索。而今年的“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是希望能在过去的思考下更进一步,以“启承转合”的纵向结合,来讨论水墨和中国画的关系。

当下,很多美术馆都纷纷举办当代艺术展,但他们关注的艺术家却相对局限,以至展览毫无特色。而“水墨文章”的目的则是梳理我们的文化现象、文化传承,我们也非常希望美术馆行业能多做水墨展,这样每个美术馆都有自己的水墨课题,会使我们的文化特点有更多人关注,不至于全部局限于当代艺术中。因为当前的当代艺术存在很大问题,虽然作品看似有所创新,但很多样式呈现方式、语言表达都能在国外美术馆找到答案,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代艺术已不是先锋艺术,而是一种移植的传播。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水墨的当代性,把我们的文化现象向世界传播。

问:本次双年展有哪些突出特点和创新?

樊枫:一般双年展采用的是“横向”展示方式,如设置国外艺术家作品单元、名家作品单元、投稿作品单元、青年艺术家作品单元等,而“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则在策划上突出了小“纵向”,通过“启”“承”“转”“合”的板块结构,展示中国画的来源、承续、转换和发展。

中国画不能全部涵盖水墨画,但水墨画必须要涵盖中国画。过去的中国画局限在本民族中,不会和国外其他艺术有所交集,但今天的水墨画却已经和全世界都发生了关联,这无形中就把中华民族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媒材等传播了出去。可以说,传统有的东西,水墨画要有,传统没有的东西,水墨画也要有。因此,我们在展览中更侧重于展览整体的纵深性。

问:作为总策展人之一,请您谈一谈本届双年展各单元之间的侧重点和关联?

樊枫:本次双年展的“启”单元作品,是我们向湖北省博物馆借展的,由于博物馆能够出借的藏品有限,所以此次展出的多为明清绘画,主要为文人画,因此“承”的部分就选择了吴昌硕。吴昌硕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书画的笔法传统,他以更加个性化的笔法来改造传统书画印,使作品表现出一种阳刚、浑厚的审美意境。可以说,吴昌硕的“金石入画”“古人为我为主”“苦铁画气不画形”等实践和理论主张影响和启发了后来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等一大批中国书画的实践者,时至今日,吴昌硕依然是后来者不断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转”则将城市绘画加了进去,“合”是各种各样的创新做法。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



西泠印社社员吴民先讲座现场

问:在水墨画自我演进的过程中,坚守传统还是变革创新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墨攻”想呈现、探讨或解决哪些问题?

樊枫:我们希望通过展览中的具体作品,发现水墨艺术的不足,进而通过双年展的学术研讨,进一步梳理出来。那么数届以后,我们肯定会有相当的积累和成果。

用笔墨呈现都市之灵

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回应方式,使得传统水墨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有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开始以水墨画的方式来进行新的探索,这就使得“都市水墨”应运而生。“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开幕后,“笔墨与都市”单元展引发业内热议,该展选择了樊枫、方向、李孝宣、张望四位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主题从摩天大楼、院子、红色符号到镜窗等,既有鸿篇巨制的全景式呈现,也有轻松挥写如回眸一瞥下的城市切片。这四位艺术家各有自己的代表符号,但他们在笔墨表现与审美取向上又与传统保持着很好联系。同时,他们在观念、题材、图像、手法上亦率先开拓,画自己熟悉的现实题材,形成了独特的都市味貌。

问:从新生至今20多年过去了,“都市水墨”的整体发展如何?它在今天呈现了怎样的气质和特点?

樊枫:过去中国画的题材非常窄,总共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三大组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画。我们所画的都市画,不包含在这三大类里面,它是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当然,过去也并非完全没有都市画,比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都市画。清代著名画家袁江、袁耀也画了许多亭台楼阁的画作;古代也有人画过黄鹤楼、各种庭院之类的画。但是相对来讲,它在过去的题材中不是主流。我们现在画的都市水墨,与《清明上河图》之类不一样,《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场景、民俗,只是反映了都市的外表而没有进入内核。我们现在所表现的都市,是我们当代人对于都市的理解,是一种用水墨艺术形式对都市的解读,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过去画的都市画都非常规矩、写实,缺少一种写意性。我们现在在探讨都市画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写意性,包括用笔方法、绘画方式等,打开另一种视角和呈现。

问:“水墨发展到今天,确实需要在实践中打破一个又一个被历史化、被规训化、被模式化的思维及其话语,也需要冲破诸多体制对艺术的遮蔽和阻碍。”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樊枫:水墨画的创新难度比油画等其他画中的难度要大,一方面要顾忌和面对传统的丰碑,一方面还要面向当代、面向世界,因此它的包袱很沉重。“打破”是必需的,但之后能找到传承性和连接性才有意义。中国画必须要中国的文化精



新自行车王国 纸本水墨 230×190厘米 2017年 樊枫

神,它不是画质感、透视的,它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中国画是古人用主观认识世界,通过图示传播的一种方式,带有自己主观的因素。中国画的写意传承、笔性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也恰巧是中国画的特点,因此,既要突破重重障碍,又要有所创新确实不易。

问:您是怎样理解都市水墨的?您在绘画中有什么心得?

樊枫: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如果我们找到了独特的视角,就可以充分地理解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认识一座城就像认识一个人,有时看一个人离得太近不好,离太远也不好,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度。这个角度可以很客观地去评价一个物体,是一个最好的距离,这是一种哲学理解的方式。

我们过去可能是这样认识城市的:火车进站会报站,如现在正在进入武汉市,武汉有什么特色马上会播出来,你就开始从很远的距离认识这座城市了。如果你只能说武汉一大堆的不好,想不到武汉好在哪里,这就是距离没有调好。我在画武汉这座城市的过程中尽量调好距离,尽量画出这个城市独特的记忆。城市理念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想象,这种想象会给人带来很多启示,带来幸福的生活。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反映对一个城市的感觉。我想通过我们现代的文化角度和文化视觉,把物与背景的东西通通列在一起,这样它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艺术世界关系。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有意义的事情,是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想象贯穿到现实的世界中去,从而启发出更美好的生活空间,这样别人才能反过来记住你的艺术创作。我还出版过一本画册《怀城》,有人问我为什么叫“怀城”?其实这就是我胸中有城,胸中有城才能眼中有城、手中有城。我用“三城”一体创作,画出一个我记忆中的城市。这就是我的带有理解性的、艺术性的“都市水墨”。

问:您的作品《玄忆》和《新自行车王国》都是在描绘城市,但感觉却截然不同,请您结合作品谈一谈创作思路 and 表现方式?

樊枫:《玄忆》是今年的作品,手法上更偏表现。画面中没有具体的窗、车、人等,但是你一眼看去就是城市。它没有具体的位置,却是每个城市的样子。城市是不安静的,你生活中,感受到它的躁动,我想表达的是此刻、当下人们正在经历的城市。而水墨艺术在手法上的改变,可以达到这种表达。

《新自行车王国》这幅画作的名称其实是《共享蓝天》,微信朋友圈发出来叫《新自行车王国》也很贴切。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地地道道的自行车王国,从没有自行车,到家家户户都有2辆以上自行车。随着私家车发展,中国退出自行车王国,现在共享单车让中国又回到自行车王国。这些小橙车、小黄车、小绿车、小红车……在普及绿色交通理念、连接起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城市管理和交通发展的诸多讨论,共享单车是文明社会带来的,却反映出社会是否文明的问题。因此,我以密集堆压在一起的共享

合:融汇与变通

10月20日,“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合:融汇与变通”单元展将在武汉美术馆拉开帷幕。“合”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担任策展人,展出边凯、卢逸、蔡广斌、杜觉民、杭春晖、侯拙吾、黄敏、姬子、贾又福、姜吉安、金泽友那(日)、李广明、李惠昌、刘庆和(西)、王川、王满晨、王晓辉、杨洁苍、伊瑞(捷克)、张洪、张培林、张羽、周韶华、朱岚等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

王春辰表示:“‘合’的当代文化姿态,是宏阔与昂扬的,它对水墨的要求和把握以其历史脉系为核心,以作为艺术家的抱负来回应和接受时代的挑战。最终,在艺术史的书写上,它是水墨的,它证明的是水墨的耐力和魅力,它的生与死不在于时间的年轮,而是一代又一代为之努力并以其安身立命的人的所作所为。任何言语的论证都无以自证水墨是否兴盛或衰竭,而实践者须以全部的身心来践行水墨的所有可能性及神秘性。应该说,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里,所有的艺术都在提出可能性问题,都在应对时代挑战,不唯水墨独有。故此,‘合’是新时代的趋向,合一切文化艺术智慧来践行我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以此,中国应合世界大势,而艺术以及水墨必合历史求发展求融汇大势。”



车船(纸本水墨) 170×500厘米 2015年 刘庆和



岛系列 No.2(墨、综合材料、手工宣纸)70×141厘米 2013年 瓦伦西亚



和风晓月(纸本水墨) 184×145厘米 2009年 姬子



7号(纸本水墨) 87×68厘米 1986年 王川